



訂重

小學纂註

外篇

貞

□ 13
3853
4



213
3853
4

小學卷之六

高愈纂註

外篇

善行第六

善行。行可為法者。陳恭愍曰。此篇紀漢以來賢者所行之善行。以實

立教明倫敬身也。凡八十一章。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

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

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長上聲

見前卷。正獻公名公著字晦叔相宋哲宗封申國公宰相夷簡子也。簡重者儀貌簡樸厚重寡默謂省事而慎言也。經猶縈也。申國夫人。叅政宗道魯公女。正獻公配也。規矩。喻禮法。事事依循禮法。如

善行 實立教一

<2005-6125>

下文所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

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

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見音現，長

縛音象。甫，始。祁，大。縛，繞也。謂以幅纏繞袴管，行也。此即曲禮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之教。

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

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

於目。肆，市鬻之舍也。此即內篇行不由正，獻公通

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交

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

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

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通判，州官之

置也。潁州地名，今屬鳳陽府。歐陽公，即文忠公，修也。千之，焦先生名，伯強，其字。不與語，蓋欲其自生

慚懼而無假苛責也。降，猶舒也。此即內篇時公方

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

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

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

有成者，少矣。行成曰德，才成曰器。按賢父兄，督

使內無賢父兄，則外之師友雖嚴，亦無所施其

呂榮公張夫人待制諱昱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為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昱音溫，使去聲。張夫人，榮公之妻。待制，天章閣待制也。昱之，晉陵人。鍾愛，猶言深愛。魚肉，不許更進。蓋防其任性奢侈。及夫人之漸也。河北，今北直地。都轉運使，官名。

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鍋音戈，樂音洛。張夫人，母亦魯參政女。此明女子係家道盛衰。教之不可不謹也。其不使私作飲食，即內篇子婦無私。

貨無私器之意。按引參政魯公兩女，一嚴於教，一嚴於教。嚴於教者，其家法之善皆可見。凡教子者，以中國為法，教女者，以中國姊為法。

○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還音旋，養去聲。陽城，字亢宗，北直定州人。德宗時為諫議大夫，坐言裴延齡事，遷司業。蓋國學教官之副也。謁，告也。斥，逐也。學以明倫。倫以忠孝為重。陽城是語，誠無愧於太學之師矣。此舉司業教人之可法者也。

○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

自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懷懷
 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
 日月刮削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
 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瑗音
 去聲懷為之為去聲刮關入聲削音磨傅音附行
 去聲尚崇尚也遺棄也崇尚詩賦淫靡之詞而
 遺棄聖賢覺世之經業也蘇湖江浙二州名條約
 教條約束也以身先之謂條約所頒者以身先行
 之也要義即下言治已而後治人者乃明體達用
 之學也懷誠至貌此見安定教人之誠也刮削
 猶琢磨之意傳依也以理勝者修詞之法理勝而
 詞不足尚矣信尊信也敦行者不務文尚實者不
 求名此見學徒能從其師之教也安定後為國子
 直講學者歸之至於庠舍不能容則其教之足以

感入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
 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
 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疏
 並平聲經義齋通六經論孟之義所以育其德
 也治事齋治錢穀兵刑水利諸事所以擴其才也
 疏通謂智識明達有器局謂德量弘遠治一事
 事又兼一事者欲精其業而又有兼才也其弟
 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
 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
 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飭音赤循循雅正謹飭
 先生者無異詞故皆不問可知蓋其漸涵陶明
 鑄之力深矣此舉州學教人之可法者也

善行 實立教

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朝音潮治平聲。風者上所化俗者下所習。正謂以禮教整齊之也。賢才有德有能者。風俗正則民情維繫而不搖。賢才得則百務釐舉而不亂。二者皆治天下之本。然必得賢才斯可正風俗。則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也。故下文以悉心推訪繼之。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

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

篤志好學才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

相與講明正學。好行俱去聲。禮命謂降禮命之。蓋重賢才故先重其延攬人才者推推求訪廣詢也。德業充備謂才全而德備。天下之上也。其次則一鄉一國之上也。延聘謂以幣帛延致之。敦遣謂令有司厚禮殷勤以致送。萃聚其也。京師天子之都。京大師眾也。正學見下文。

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

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

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

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漸音尖。此承

上文言士萃京師所朝夕相與講明之正學也。與端外於倫理不足整修其身而綱紀天下。故正學之道惟此人倫物理而其要則在擇善修身而已。誘掖以使之進激勵以止其退。漸磨以俟其化。所以成就之者無不循其節序。俾自小學而養於大學。由鄉人可至於聖人。則賢才既得而風俗自正矣。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

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

行中並去聲。申於是。謂上文所延聘敦遣者。合於

正學之選也。如是則為成德矣。明達者資之敏。可進善者質之淳。日受其業。使以成德之人為師。而受業也。及受業者學之既成。上者使教國學。其次以分教州縣之學。而師道大備。無不得其人者。以正風俗。無難矣。以上三節。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言朝廷延儒擇師之法。

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

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

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朝音潮。行去聲。擇士入學。擇民間俊秀

之士而入縣學也。縣學擇其尤者升之州。州學更擇其尤者升之太學。太學復聚而教之。則賢能畢出矣。論於朝。蓋將官之也。擇士必先端潔孝悌。廉恥禮讓者。重其本也。此言州縣賓興擇士之法。朱

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為有本。讀之未嘗不慨然發歎也。按明道先生所言成德而受業者。即今司成司業博士之職。其以分教天下之學者。即今州縣教諭訓導之職。其擇士入學者。即今秀士入學之法。但明道先生欲成其行。而今專考其文耳。○伊川先生看詳學制。大

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

更不考定高下。

看詳猶審詳。是時司馬澂公當國。舉伊川為崇政殿說書。令同孫覺

等看詳。國子監條制。蓋欲更學校之條約也。相先猶相尚。舊制太學有月試。以校士高下。故云使之爭。課。程計也。謂程計其學業也。制尊賢堂。以延天

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

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

是者亦數十條。鑄子全切解居拜切去上聲行去聲。制置也。考程子原詳謂置尊

賢堂。若世自士如今胡太常援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學者願一識其面而不得者則長貳官延

請居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特為學者矜式。且以見長貳官取善服義之意。乃為教之

大本。化人之要道也。鑄謂刊定之。解額貢士之額數也。宋元豐中。以利祿誘士。國學解額增。至五百

人。來者奔奏。程子止欲量留百人。餘四百分於州郡。使士各安鄉土也。繁文。勘會之繁文也。舊制。學

官考察法。專據文簿計校等差。故欲省之。凡所推擇。一憑長貳鑒裁。更不須繁文勘會也。勵行檢者。宋制無督察士人法。程子以當時士風薄惡。不修

行檢。故欲立法裁約。使知戒懼也。待賓齋。以待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齋。以待通於治道可為吏師者。

其人。去來皆不拘。如尊賢堂法。觀光。取易觀國之

光之義。太學舊制。賓客不得過客位。其學宮禮法。士多不能見。故立觀光法。欲使來學之士。觀揖讓威儀之盛。而知慕效也。餘數十條。見伊川文集。以上二章。俱詳太學教人之法也。○藍田

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藍田。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呂

氏兄弟四人。大中。大防。大約。大臨。皆受學於伊川。橫渠之門。鄉人敬信之。故與立約束之法。使之去

惡為善也。德業。本註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待妻妾。能教子弟。能

御童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

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至於讀書治田營

家。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過失相規。本註。犯義

鬪博鬪訟。二。行止踰違。三。行不恭遜。四。言不忠信。五。造言誣毀。六。營私太甚。不修之過。五。一。交非其

人。二遊戲怠惰。三動止無儀。禮俗相咬。本註謂婿四臨事不恪。五用度不節。難去聲。本註。一水火。二盜賊。三疾病。四死喪。五孤弱。六詘。七貧乏。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悛音詮。悛懼也。改以示懲。行罰。或罰金。或朴責也。三犯後罰。俟其改也。不悛者斥。不得與約。為其怙惡也。此詳教。鄉之法。按內篇立教。自小子學樂誦詩始。此篇引教子教女。而復及於司業太學。鄉州之教。則所以推其教者廣矣。○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致知者知之始。知止則知性而知天。知之至也。誠意者行之始。平天下則盡人物之性。而參天行之。

盡也。窮理。即致知。至於知止之事。盡性。即誠意。至於平天下之事。循循有序。則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矣。此復言師長教弟子之法。按聖人所以為萬世師者。惟循循善誘。程子一遵之。故舉以終立教之義。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舍處。並上聲。闕音窺。灑掃應對。致知誠意近也。下也。知此盡性。平天下。高也。遠也。闕。猶闕也。舍近趨遠。遠不可至。處下。闕高。高不可及。故曰卒無得。按下學上達。係一定之理。學者深慕高遠。遊心於恍惚無何有之中。而人倫物則置之不顧。其於聖人之道。寧復有是處乎。朱子嘗云。當於用處求其。慎勿懸空想聖賢。故凡浮慕高遠。皆懸空想聖賢也。其無得宜矣。此後世學者通病。故復舉此警之。

右實立教

共八章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竝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哀求。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少難養。並去聲。數音朔。江革字次翁。臨淄人。漢章帝時爲中郎。嘗徹大官。膠膳賜革。遭王莽末。天下大亂。故負母逃難也。採拾謂取拾草根木實也。欲令革從爲賊。故劫欲將去。愿款。真誠。願至貌。方。所逃之路也。誠能動物。故雖盜賊至。不義而亦能感之。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上聲。先傭音庸。轉客。飄泊轉徙而爲客也。下邳。今淮安府邳州地。跣。赤足也。傭。僱工也。便身之物。美衣甘

食之類。以裸跣傭工而供母。如此。蓋真能竭其力者矣。

○薛包好學篤行。父

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好行。並去聲。號。平聲。毆音嘔。薛包字。不忍。里門。巷門也。晨昏。謂定省也。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少去聲。數音朔。復去聲。謂其弟與姪若。

汝也。荒頓田荒而室傾壞也。服用賑與也。按薛包之父以娶後妻憎包。至於毆逐。則母固善。其父亦悍矣。包能以誠感之。使皆懷慚而生悔。不亦難乎。已而弟姪分財。推良受惡。推孝以友於兄弟。至易也。及安帝徵為侍中。不拜。則又矯矯錚錚者矣。

○王祥性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

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

其篤孝純至如此。喪去聲。數音朔。炙音拓。復去聲。幕音莫。上祥字休徵。魏琅邪人。今兗州府沂州也。仕晉官至太保。親謂其母牛下糞穢不堪。故虐令掃除。炙。炙雀也。幕。帷幔也。丹柰。紅色果名。令守之者。欲其實落。而以爲罪也。

○王哀字偉元。父儀爲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

哀。剖平聲。哀。營陵人也。今青州府昌樂縣也。魏曹丕篡國之號。上。司馬復姓。下。司馬官名。東關地名也。漢後主十六年。吳諸葛恪敗魏師於東關。元帥謂昭也。凡師敗績。罪在主帅。是時。司馬昭爲將。故儀以責之。孤。昭自稱也。

哀痛父

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竝廢蓼莪之篇。辟音壁，號平聲，著同。非命，謂被戮而不以正命終也。朝召曰徵，郡舉曰辟。哀哀父母，二語。小雅蓼莪詩之辭。哀念其父養已之劬勞，而又深痛以無辜戮，故至三復流涕。廢蓼莪者，恐其師哀感，故舍之而不誦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哀皆不聽。及司馬氏篡魏，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

度音鐸。衣食不求贏餘，故耕蠶皆取給身口而止。篡魏昭死，子炎篡魏也。是為晉不西向坐。晉都長安，在西故也。按偉元哀感其樹，其哀至矣。至終身未嘗西向坐，蓋以孝子而為忠臣者歟。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養去聲，扇平聲。西河地名，近汾水。是時劉聰據其地，延字延元，色養以和悅之色奉養也。按扇，統溫被，亦即古人溫清之禮。而士君以身溫之，尤與人異也。考其事，繼母亦有鱸魚之事，與太保王公同。而斬準作亂，以為左光祿大夫，延罵不受，準遂殺之。則其慷慨立節，始又有過人者矣。柳玘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日櫛縱筭，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

不粒食數年而康寧

長上聲後同乳去聲。山南名。唐博陵人。今東昌府博

平縣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故稱山南曾祖母。即曾祖母。稱王者尊之也。長孫復姓。不粒食而康

健安寧。由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

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

門安得不昌大乎。

按婦乳乳如。古無其禮。唐夫人始為之。蓋愛姑逾於愛子矣。而

姑亦願其子孫。世世孝敬。以姑孝而致姑慈。誠事

姑之極則已。考唐夫人生子頌貞元初成進士。題

有子八人。皆至達官。琪太子少師。瑄節度。瑄刑部

尚書。瑄侍郎。球進士。至曾孫成進士者復四人。其

玄孫遠於昭宗乾寧中復至平章事。柳玘所云崔門昌大卒如此。大之報夫人亦厚矣。

妻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

忽至。黔音針。孱山切。易音異。南齊南朝齊蕭

氏也。黔妻字子真。南陽新野人。孱陵漢縣名。即今荊州公安縣。旬十日也。易黔妻父名。心驚流

汗者。父子一體而分。黔妻心與父一。故彼感而此

應。此與曾子母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

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妻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

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差釵去聲。劇音

病甚。日劇。糞苦者脾強。食化。故病差。糞甜者脾弱。而食未融。故病劇。泄利泄瀉也。嘗之不嫌者其心

惟在於親。則不知其他矣。北辰。北極。帝所。主也。按後易。病尋愈。議者謂孝感所致。海虞

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

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
 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
 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
 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
 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屬音竹號平聲衣去聲合
音蛤葺音緝覆敷救切
 海虞即今常熟縣子平廬江濔縣人其地屬今安
 慶府史不詳其字頓絕哀頓而氣絕也屬猶會也
 大明劉宋武帝駿年號營葬經營葬事也括括髮
 也以麻斂括其髮蓋人子初喪之禮葺修補也情
 事未申謂親未葬也按律停柩在家經年不葬者
 杖八十則是其親於國法亦有罪而况孝子
 之心與宜子平之自謂天地罪人矣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

為營塚壙會音檜下為去聲塚壙音腫曠。會稽郡名其地跨今江浙界與宗今歸德府考城人不受吏部尚書蔡廓子也矜者悲其心賞者嘉其孝按親骸不葬生人之所悲也而子平之悲尤甚觀其頓絕而號不絮後世猶悲之而况當時之人乎與宗為營塚壙可稱賢太守矣而世且或久淹
 親柩獨何歎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
 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
 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雍去聲後同
 壽昌字康叔今鳳陽府天長人雍秦地守雍熙寧
 謂為雍太守言輒流涕悲極不能自禁也
 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句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
 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

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復扶又切

熙寧宋神宗年號。諫誓詞以別也。同州屬今陝西

西安府明逸武肅王後。聞謂言之於朝。還就官者

在法棄官不得復就。今以尋母故復之。明逸後官

端明殿學士。贈禮部尚書。按史壽昌決志求母

次同州避雨於逆旅。心方念母。俄有老婦冒雨拾

薪歸歎曰吾兒壽昌安知母苦如是。壽昌驚愕前

問果生母劉也。觀此殆天啓之非由人力矣。

壽昌再為郡守至是以母

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

涕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宅居之其於

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

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幾平聲上喪去聲拊音

陽府蒲州地與同州近壽昌嘗兩為郡守至是辭

郡守而為通判以其便於養母也拊撫恤也厚於

同母弟妹而尤篤於宗族兄弟則其重本可知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

浮屠在雜亦有一二人家化之治平聲雜音樂

南按佛氏以天堂地獄之說誑惑愚蒙世皆敬信

崇奉凡遇親喪略於苦塊哀戚之禮而惟膜拜經

懺以為非是不得稱孝子毋論地獄非真其親生

皇

卷六

善行

實明倫

古

善行。則終以伊川先生不用浮屠事。其示人子深矣。以上十章共十人。皆古為子者之善行也。而不幸遇變者凡六人。江文翁遭天下亂。薛孟嘗主休徵。遇異母。讒虐王偉元。父死非命。何子平適際饑荒。朱康叔母被遠出。彼固至孝根心。故遇變而顯其至性也。王延元色養。庾子真棄官。皆無間然。唐夫人乳姑發祥。婦孝感天矣。伊川治喪不用浮屠。繫於其末。此見君子以道事親之則也。夫霍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闈音連。下上聲。射音夜。後同。識音志。此下言臣道也。霍光字子孟。山西平陽人。漢武帝時為奉車都尉。昭帝時為大將軍。禁闈宮中小門也。沉靜不浮躁也。詳審不粗率也。郎與僕射皆侍衛之官。僕主也。陳恭愍曰。古者重射。故有是官。關中語。轉射為夜耳。

按事君以敬為主。光能二十餘年進止不失尺寸。其敬如此。○汲黯。漢景帝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召為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蚡乙減切。洗先上聲。數音泐。蚡音忿。謁音煙。入聲。黯字長。穉。漢陽人。今東昌府濮州也。太子洗馬主爵都尉。皆官名。洗猶先也。太子出則前導。故稱洗馬。太后武帝母。中二千石。內臣。歲俸滿二千石者。按是時蚡倚外戚權傾人主。而黯視之蔑如。則剛正之氣。固有以奪人矣。其敢弼違人主者。蓋本於此。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

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

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朝音潮為去聲戇音撞。吾欲云云蓋言效唐虞之治也

多欲如好征伐好神仙之類內既多欲則外所施仁義皆偽欲效唐虞之治遠矣戇愚也帝蓋懼其

言之直然能容而不之罪人君之度亦偉矣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

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

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數上聲令平聲朝音朝。數數其罪

以責也從諛承意蓋一人倡諛而羣和以奉承上意也愛身恐諫而遭斥逐也此惟其陳善責難大

義明於平日故能臨事敢言如此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

者數終不瘳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

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瘳人然至其輔少主守

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

至如汲黯近之矣數音朔瘳音與為去聲亡無同少去聲賁音奔。告休假也瘳

通作愈謂病痊下瘳當作踰謂過也嚴助武帝近臣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賜告則得去官歸家請

告則得居官不視事賁孟賁育夏育皆古有力人也弗能奪即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社稷臣即以

安社稷為悅者觀助與武帝之言則知其安危可倚君友已皆信之深矣大將軍青侍

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

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

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踞音據

則差去

小學

聲宴見不見之見音現。青衛青武帝衛皇后之同母弟侍中侍衛於禁中踞蹲坐也。廁溷廁也。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宴見閑時進見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或云織成武人熊虎之象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以勿欺能犯為難觀黷面折廷諍數干主顏色而能使其君敬禮如此庶幾有古大臣之義矣。○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

不以實對帝怒殺之

翟音狄使去聲并音兵上為去聲首去聲見音現後同

魏元魏也太武魏主拓跋燾也并州即今太原府著作郎官名允字伯恭勃海蓀人今之河間景州也通天文術數累官中書令卒年九十八諱欺隱也君所居帳曰帷幄首告也原宥也人臣義無欺罔有罪自當首實然言或見原者因黑子畏死云然也此見欺其君者不免於誅也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尊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太武

浩東昌武城人時為司徒與允等修國史刻石立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

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
領事句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
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
臣迷亂失次耳臣曷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
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
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
此言不敢迷亂曷音向丐音蓋總裁謂總其大綱而裁正之不領細事也紀事曰著纂言曰述失次失其言語次序也殿下太子稱乞也詭詞求生賢者所耻故不為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

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
遂赦之直謂不為詭詞以情直告也始終一辭故曰信守正無欺故曰貞旌表其善也此見不欺君者終免於禍也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何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為何並去聲讓責也殊異也何同荷猶感也義無獨生故雖有可免死者亦不為使當日與浩并死則允固甘之矣按允惟不畏死故反生翟黑子惟貪生故反死使允從太子語究極著述之情未必不反觸太武之怒而死也死生之際夫豈善為趨避者得自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主乎哉

黑子故也。

武及太子之語。貞直信義。當日不畏死之名。必且播盈朝野。故允特言此。以掩之。蓋以小信自處。而不居於不欺之大節也。先儒疑此。二語為史臣所妄。增失之矣。

○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至

泗州。畱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

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

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

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虔音乾。君行。宋英宗時。第進士。虔州。即今江西贛州地。泗州。今屬江南鳳陽府。貫。猶系也。開封。都名。今屬河南省。宋都其地。以其中額多。故欲冒籍。以應舉。遲緩。中式遲緩也。即系籍一事。不敢欺。則其大者可知矣。按。臣事君以忠。忠以不欺為主。高伯恭

李君行二人皆能不欺以事君者。

○崔玄暉母盧氏嘗誠。玄暉曰。

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京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

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貨充足。衣

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

暉音偉。玄暉名。唐博陵人。

仕至宰相。武后時。與張柬之。桓彥範等。迎中宗復辟者。母之姊妹。曰姨。姨兄。母姊妹之。屯田郎中。戶部屬官也。家之貧富。由貪廉。故足徵消息善惡。

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

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

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

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玄暉遵奉

教誠以清謹見稱。比去聲。上上聲。別音。鼈。比。近也。親。同。姓。表。外。姓。凡。非。理。所。得。非。竊。官。物。必。剝。民。財。故。謂。與。盜。賊。無。異。無。大。咎。者。言。賊。私。未。發。幸。免。於。禍。也。○劉器之

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

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

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

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

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器之名安世宋元城人詳見後張觀宋仁宗時

絳州人緩者從容不迫非迂緩也勤以從政謹以

持身和以待人緩以處事賢前輩稱後生之語忙

迫也以不緩故心忙心忙則百事因之錯矣矣。○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

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陳恭愍曰門人

如劉蕡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是也。以嘗學於經義治事齋故知稽古而愛民從政何有者以理

明而能御煩心。慈而有善政也。○呂榮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

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曾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

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行所以求知也

少去聲會音檜。官守處歷官居守之處也。舉薦

求超擢也。勤於職事必有政聲慎於其他必無敗

行求知之道在其中矣。按仕以不貪為本人情

入仕途往往曠貨無厭且惰慢而不謹勤躁迫

而不和緩於民瘼視如秦越而干求請託則不憚

旁蹊別竇以為之此皆後世居官者之大弊也。故

復舉京職以○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

下四條箴焉。

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
 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
 曰諾屬音竹後同養去聲後同還音旋後同。孝婦漢陳縣人戍謂守邊屬屬託也。諾謂許養母終天年蓋一諾而死生不渝矣。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
 愈固紡績織維以為家業終無嫁意紡音做。固愈深固也。紡網絲也。維機縷也。居喪二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
 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
 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
 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

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
 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少去聲屬音竹夫養之夫音扶。卒終也。失信棄養則仰愧於天。俯忤於人。故無以立於世。田財盡賣以葬者不為身謀而專盡禮於姑也。按孝婦之行有四善焉夫死不嫁貞也。養姑盡力孝也。諾其夫言而不欺信也。欲自殺烈也。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句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下使去聲復音福與去聲。淮陽屬禹貢兖州陳縣其屬邑復除也。謂盡除其家征役也。按本傳孝文皇帝高其義賢其信美其行故賜復而尊其名如此。○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
 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

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

當禮少去聲女妻之妻音娶。宣字子都渤海高

時嘗抗論董賢及災異事王莽用事忌其公正殺

之清謂淡泊苦謂刻勵凡人學行皆以清苦成立

故桓氏父奇之禮謂其妻家富盛之禮妻曰大人

也宣性喜清苦故不以資裝盛為樂

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

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

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

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更平聲著音酌挽音

晚甕翁去聲。大人稱其父也。先生以年君子以

德稱其夫也。守約猶言守窮。即清苦之謂。侍執巾

櫛謂侍奉其冠帶梳沐之具悉歸侍御服飾者以

非夫所願有也。引車以挽鹿車。小車可容一鹿者

。按貧人所難安也。而婦人尤甚。桓氏本富家女

而能去富即貧去逸即勞去奢即儉去華即朴。君

子尤以。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

為難矣。○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

名令文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

已乃斷髮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

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

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從上聲譙音

殺喪。夷其族。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
故曹氏盡死。無遺類，冀其意沮，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且泣曰：
 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
 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
 應。發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
 哀。鼻一作州少風並去聲。執義猶言守。風
許之是。言許嫁之為是。蓋示以將許他人之意。惟思也。
或謂之曰：人生世
 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
 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

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
 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
易散弱草難依。喻人死亡之易也。夷，誅也。守此謂
守節母家也。家有盛衰，人有存亡。終始如一者，仁
義之道也。盛則從而衰，則違。存則留而亡，則去。真
禽獸之所為矣。仁義分屬盛衰存亡。蓋互文耳。
按婦人守節難，而於夫家滅亡之日尤難。然令女
能處之不同者，當其斷髮之時，決志已久，故繼而
截耳繼而割鼻，卒不以移觀。古仁人義士，雖烹錮
解剝有所不懼者，亦以其志決也。聖人云：匹夫不
可奪志。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
 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仗鼓譟，踰垣而入。家
 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為

賊捶擊幾死

謀同噪為去聲捶主藥切幾平聲。盧氏貞觀時范陽盧彥衡之女畧涉。

猶言粗習也。仗兵器也。鼓譟鼓譟而呼謀也。自獨也。冒犯也。

賊去後家人問何

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

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

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按坐視姑死則不仁已獨求

忍舍姑以生其心有所不安也。盧氏以一女子處

倉卒之間而不忘仁義如此亦可為後世臨難苟

免者。勸矣。○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

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邨落二女皆有容色長

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

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

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

破面流血羣盜乃捨之而去

長上聲操平聲剽音

奉天即今西安府乾州地永泰代宗

年號剽掠劫掠也民所聚居曰邨落京兆尹第五

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京兆尹京師表率之官若今順天府尹也第五琦

長安人肅宗時為相後為京兆尹蠲除也以上

五章共六人陳孝婦諾夫別語孝養其姑桓氏屏

除服飾修行婦道關德之純也令女截鼻自誓盧

氏突奔姑室兩竇氏投足巖崖貞而烈。○繆彤少

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

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嘆，乃掩戶自撻，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繆音木，彤音容，少取俱去聲，數音朔，撻音瓜切，音擊，行俱去聲，更平聲。

彤，字豫公，漢安帝時汝南召陵人。繆，捶也。按諸弟娶妻，諸婦遂求分異，性行可謂乖戾矣。彤掩戶自撻，而諸弟婦皆悔過，蓋感其家以誠也。及彤為中平令，誅諸姦吏，并託名貴戚賓客者百餘人，則又裁姦以法矣。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

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斷都玩切，易音異，令更並平聲。瓊字真之，真定武強人，仕北齊。南清河，卽今東昌府高唐州之地。援據，攀援他人為證據也。陳恭愍曰：太守下淚，而諸證人灑泣，普明兄弟悔過，可以見人心之天矣。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句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一本無其母，複字。覽字玄通，祥異母弟，仕至太中大夫。楚撻，言以荆撻之，或言撻之酸楚皆可通。按後母之弟，未有不樂戕其兄者，象

之於舜朔之於後可見矣。而覽甫數歲獨慈其兄。至於涕泣抱持。妻又甘與。祥妻同力作。祥至孝。覽至懷。覽妻又至賢。宜其長有後於晉室乎。考後王氏之盛。世莫與京。至有王馬共天下之語。蓋皆覽也。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卒以無嗣。勅稜入聲。度音鐸。應平聲。右僕射官名。攸字伯道。山西平陽人。永嘉晉懷帝年號。沒陷也。石勒羯也。據趙地。稱天王。弟子弟之子不能兩全者。當疾奔避。難勢不能以一人而攜一妻。

兩兒也。息。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子息也。

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為去聲。服喪三年。蓋以父禮。

報之也。○按伯道舍其子而全其弟之子。卒以不祀。時人哀之。然此特以眾人私心言耳。苟以伯道之父視之。則已之子與弟之子何別。全已之子與全弟之子又何別。但令其父有後。則於此於彼等耳。且子息有定命。伯道當無子。即使保全其子。亦烏知後之不死。是徒失其弟之子而已。不祀如故也。君子惟視理所在。當為則為。有子無子。奚計。雖然。自有天道。無知之謬。而伯道千古不亡矣。即有子焉。○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過焉。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

晝夜不眠句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

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衰亦無恙疫音

殫上聲毗音皮復扶又切痛音利強上聲問去聲

柩音舊臨有並去聲歇軒入聲差楚戒切恙音樣

威寧晉武帝年號度衰字叔褒鄢陵人明穆皇

后伯父疫癘皆瘟疾也不畏病謂不畏疫問隙時

也哀臨蓋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

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疫癘

之不能相染也守謂待疾不去也按人之畏疫者

其死遂無惜於家人之死卽是心而疫癘宜及其

躬矣獨度衰不畏已死望其兄生迨兄既生衰亦

不死蓋心正則氣正正氣全則邪○揚播家世純

氣不能下而又何疫癘之相染乎

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

巨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

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

休偃還共談笑椿音春廳音汀播字延慶北魏

也椿字延壽津字羅漢皆播弟恭謙敬兄而白謙

退也美味不常有故諸兄弟不集則不食蓋必以

其享爲樂也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

寢閣前承候安否寢本傳作寐假寢猶言假椿

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曰莫忝問子姪羅

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莫音暮台鼎三公

善行 實明倫

其是時椿為司徒津為司空也參謂見也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
 先飯椿還然後其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
 椿命食然後食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
 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
 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飯上聲匙箸音持住使間俱去聲爨
音竄。肆州即今山西代州地京宅京都宅也時北魏都洛陽次附謂次第寄之總服兄弟同高祖者按楊氏廳堂共聚美味共食寢息共所匙著親授嘉味親寄真聖人所稱兄弟怡怡者與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酣嘗醉射殺弘駕
 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

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

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好去聲酬音許還音旋

弘字里仁鵠鴈人今平涼府靈臺縣也初仕周後仕隋酬酒狂也直猶但也按家之不睦人所難處牛公以弟則狂以妻則惠而處之泰如幾於行所無事矣○唐英公李勣貴為

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

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勣曰豈為無入耶顧今姊

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復可得乎勣音述為去聲

貴為何為之為如字數音朔復去聲勣本姓徐唐封英公賜姓李字懋功曹州人今兗州府曹縣也僕射唐宰相按兄弟本同氣而姊妹亦然古
人特以出嫁為降服耳非謂於兄弟之誼大有隆

殺也勸負太宗顧命立武昭儀為唐基禍無可取者而其一念愛姊之誠則百世猶存矣故文公節取○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音拊府。吳氏曰不如嚴父敬之至保如嬰兒愛之至老人腸胃弱易飽易饑氣體虛易寒易熱而公直以身體之故無問之勤如此。以上九章其十一人皆古善行之見於兄弟者繆公德化其弟蘇珍之德化其民皆誠則能感也王京通甘同楚捷身治忍棄其子庾叔褒不畏於疫非友恭之至也。蓋極六倫之樂矣若文安侯涵覆於狂弟英公焚鬻於老婦溫公撫背於伯康抑何寬○近世故家各有深愛也後之為昆季者可法矣

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晁音潮。因字疑美文。以道名悅之。宋哲宗時澶淵人。今大名府開州也。父端彥。歷祕書少監。祖仲衍。歷陝西轉運使。高祖迥。景祐中為翰林學士。則誠故家也。此章本出童蒙訓而不標所自。蓋偶逸之耳。若猶及也。稱尊者曰叔。稱長者曰兄。諸姑父姊妹尊始。祖姊妹父黨交遊。姻黨交遊之尊者。又尊行之稱。稱姓稱行稱位而不呼字。皆自卑尊人。謹厚之道也。按此章不專以兄弟言。蓋因敬兄之義。推之外姓尊長諸姑之夫。與其父黨交遊也。其所及

者益廣矣。○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入也兩人相讓久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予俱音與。公名拯字希仁諡孝肅宋廬州合肥人尹京仁宗嘉祐初公嘗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也此章以朋友言以黃蚩之民不忍欺死者之金況生者乎以其父未有命不苟得寄人之金而況他人之金乎如兩人者千金不欺死生如一矣故舉以為後世交朋友之則○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

必軾馬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請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朝音潮請在笑切長上聲以下十一章復通論五倫之義也石奮今懷慶府溫縣人當漢文景時奮與四子皆官至二千石故號萬石君歸老謝職自便也下宮門式路馬見內篇但萬石君復躬行之耳朝服見子孫而不名者敬君之吏也請讓謂以言責之對案不食自責也長老族之高年者肉袒袒衣露肉願受刑責也固再三也許謂許其改過而已復食也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訢訢如也唯謹勝音升訢音銀。勝冠謂年及冠者申申和緩貌訢訢和悅貌和易肆故加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

小學

卷六 善行

實明倫三

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稽音啓。行去聲。稽首俯伏。敬君也。執喪哀戚甚。孝親也。質行。謂朴厚之行。朴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翬。廁。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長上聲。少去聲。翬音結。廁音投。浣音緩。復扶又反。令平聲。郎中令。內史。皆官名。恙。病也。洗沐者。漢法。在官五日。則休假一日。以洗身沐首。子舍。小房也。中翬。中衣。則廁。穢器。以欲為親浣滌。故親入小房。而問取之。不使親知者。其為子職。而又欲親

心之安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句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長上聲。外門。巷門也。舉宗。猶言闔族。讓。責也。言固當。反辭。以責之。乃謝者。舉宗羣謝。罷慶。罷。怒。慶罪也。自是歸必疾趨。敬謹之至。不但下車行矣。按萬石君之敬君。建之孝親。皆不可及。而子孫有過。不請讓。但不食。自責。尤能開悟子孫。教家之法。幾於不嚴而威矣。○疏廣為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

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

以其具疏音疎骸音諧令平聲樂音洛數音朔趣音促共音供下同。廣字仲翁漢宣帝時

東海蘭陵人今之兗州澤縣也。太子即漢元帝乞骸骨告老求歸也。趣促同急也。言急賣餘金以供

酒食燕樂之具也。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

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

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句說君置田宅老人即

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說音稅為去聲。昆弟老

也丈人即老人以其年老故為尊稱從所勸謂若丈人自以意勸之不令廣知子孫所為也廣

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

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

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令平聲復扶又切。老悖年老而乖悖也與凡人

人齊謂得免饑寒贏溢也。衣食贏餘而怠惰常人之情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

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

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

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

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夫音扶樂音洛。增置產業

肆淫泆故賢則損志愚則益過理勢之必然也而弱者求強者恃故又為怨所聚。按疏廣之行有三善焉乞骸骨早歸勇也廣君之恩賣金以樂宗

族故舊仁也不以多財遺子孫令為損志益過聚

善行 實明倫 三

善行 實明倫 三

善行 實明倫 三

怨之府。智也。○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

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

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

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

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遺並音位。龐公字德公。

漢襄陽人。刺史劉表累召不赴。故往候之。壟田間高處也。遺猶傳也。與也。富而多事則危。貧而無爭則安。按德公此言亦即疏廣不以多財遺子孫之意。但德公本無財。不求遺之。疏公本有財。不欲遺之。二者者有

不同耳。○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

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遺此

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遺音位。按史

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遺音位。按史

陶公名潛。字淵明。別名元亮。晉末潯陽人。即今九江府彭澤。九江之屬縣。家累妻子也。力。僕也。給。予也。亦人子。言貴賤雖異。而肌體則同。亦人所生之子耳。不可以其賤而後視之。觀此一言。知公有仁

人之心。非徒清高自為矣。按龐公遺子以安。淵明教子以仁。二章蓋為為父者言也。○崔

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

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

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

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暉音偉。且徐上聲。孝芬字恭梓。北魏博陵人。且恭

謹貌。且溫顏色。言恭謹之甚。有溫利顏色。孝芬叔也。羣聚相對。分給錢帛。又言其無私也。孝芬叔

也。羣聚相對。分給錢帛。又言其無私也。孝芬叔

善行 實明倫

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
 溫清出入啓觀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
 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
 裁之如此二十餘歲上聲。按冬溫夏清。出告
 反面不私假私與無私貸私
器。此古子婦事父母舅姑之禮也。而孝芬兄弟以
 此事其叔母所謂亡於禮者之禮矣。又按北朝
 崔氏之盛自漢崔實始。至孝芬父挺已五世同居
 矣。振即挺之弟。孝暉。孝直。孝政。皆孝芬弟也。其能
 盡禮於兄與叔母如此。考挺於魏孝文時為光州
 刺史。振官至兼尚書左丞。孝芬至兼吏部尚書加
 儀同三司。孝暉於莊帝時為趙郡太守。孝直遷直
 閣將軍。孝政位太尉。而孝芬子猷仕周拜御史中
 正大夫。隋初進爵。及郡公。猷子仲方仕周為司正
 大夫。則其孝義慈厚之報。蓋閱三朝而未艾矣。

○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

若朝廷焉慄音栗。凝字叔恬。文中子御家以四

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冠去聲。御

事儉以制用恭以處已恕以待人四者盡治治也。勤以作

家之教冠婚喪祭說見前四者盡正家之禮聖人

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

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不假者言不

人遺言不敢瀆朝廷命服不敢輕祖宗祭器不敢

褻也阮氏曰不假皆自足也亦通垣墉也什物器

物也以非一種故曰什物必堅朴者取其經久不

壞而又不多費也門巷所植果木必方列而不參

差蓋其為入不苟故○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

細物之整齊猶如此

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長上聲更平聲
公藝兗州壽張人齊高洋篡國之名稱北齊者別於南齊蕭氏也麟德唐高宗年號封封土為壇以祭也天子所至曰幸忍耐也協和也相責望謂卑幼責望尊長衣食之不均尊長責望卑幼禮節之不備也。按致堂胡氏謂是時高宗受制武氏當以不聽婦人言為對此固人臣因事納規之義然忍之一字實處家善道公藝以是進高宗蓋亦書其所得而不敢欺耳。韓文公作

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栢山東馳迢迢千里不能休
 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
 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
 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
 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行如字淝音肥召音邵索音色錢叶音尋。文
公名愈字退之其先昌黎人後居南陽累官吏部侍郎從祀孔子廟庭行歌行也桐栢山在南陽府唐縣淝水在廬州府合肥縣壽州屬鳳陽府安豐即今霍邱縣也貞元唐德宗年號召南董生名行義猶言為善刺史不薦名無人知吏更索錢言其貧也
 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

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

盡日不休息言其勤於耕讀樵漁也山樵以給烹

炊水漁以給甘旨吳氏曰感感憂也咨咨嗟怨聲

父母安其孝故不憂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唯

妻子樂其慈故不怨

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

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徬

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乳去聲哺音步

徬徨音旁皇躑

躑音躑逐覆敷救切乳生子也哺飼也蟲蟻非

乳大所甘故不食徬徨悵快貌躑躅躑躅貌狗乳

子而雞為哺覆蓋董生孝慈之行嗟哉董生誰將

獨天知之故祥瑞見於異類如此

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讐食君之祿而令

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令平聲○愁

也一說恐其不盡忠於君也朱子曰上句誰將與

儔疑而問之之辭下句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辭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

使去聲○河東道名屬今山西地節度使官名若

今巡撫而權加重也公綽字寬小字起之陝西華

原人屬今西安府之地憲宗時

拜御史中丞累遷檢校左僕射

中門東有小齋自

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

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

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莫不離小齋燭至則

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

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

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

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

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

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三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

朝音潮郢音穎從莫離俱去聲治平聲朝謁朝君而謁上官也仲郢字諡蒙公綽子詳見後公權

字誠懸公綽弟文宗朝累官學士承旨以太子太保致仕從弟同祖弟再會食所謂兄弟既具和樂

且孺也人定鐘夜鐘也晨省昏定其禮未嘗不嚴而執經講議論文聽琴則亦未嘗不和矣二十餘

年不變易其有恒可知

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

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

不敢忘也

上食音似先君公綽稱其父也名子

溫丹州今延安府宜川地饑歲蔬食得

古減膳撤懸之意辛居常不輕聽食肉則家

教之嚴有自來矣公綽能不忘所以為難也姑姊

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為擇婿嫁之皆用刻木

粧奩纈文絹為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

不失時發音離為去聲奩音廉纈賢入聲發無夫者奩鏡匣也刻木為梳粧之鏡匣蓋不

文飾也纈文絹也文絹色絹也皆服之儉者資資財裝奩所以遣嫁者也

及公綽卒

仲郢金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

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

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

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達

有小改使去聲莫音暮鹽鐵使官名主鹽鐵之利者通衢大道也迎候馬首敬之至也公

綽家教嚴。故仲郢遵之如此。有賢父兄。斯有賢子弟矣。公權以為言者。以姪為朝廷顯官。不欲當其重禮也。此上言柳氏外庭家法之善。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措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觀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相少並去聲。長上聲。衣去聲。碧音壁。元時相。陝西長安人。措紳。措笏垂紳。謂宦家也。措範。模範也。啓齒。笑而至見齒也。歸觀。歸寧父母也。竹兜子。竹輿也。青衣。僮使也。蹠通草履也。資。助也。苦參黃連熊膽皆清火。能資助於讀書勤苦也。

不啓齒笑。則嚴肅。衣絹素。則儉約。和丸資學。知其教子者深矣。此言柳氏內庭家法之善。○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長上聲。畜音旭。為去聲。江州。即今九江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和順之所感也。考其先陳崇。自唐僖宗時六世同爨。詔旌其門。至南唐為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益眾。常苦食乏。宋太宗淳化元年。詔貸江州義門陳兢粟。蓋已十世同居矣。○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日給餉。婚姻喪葬。

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朝音潮相去聲一本相下有昉字即音底諤音

匪國朝溫公自稱宋朝也李相名昉深州饒陽人相太宗諡文正邸舍客店也宗諤李相第三子

亦聚之。按前崔氏家財皆入叔母李之庫此李氏所有兄弟所以乖離者止因各私其財不假分毫耳苟

得崔李二公之意家不睦者鮮矣自此以上七章孝芬承奉叔母若所生王凝閨門若朝廷公藝

百忍同居九世召南孝慈感雞禽陳氏雍和化畜犬公綽夫婦善教李氏世守先法皆齊家之善則

也家齊則國治而天下可平雖大人之學亦該之然則小學之書固不專為小子言之矣又按朱

子語類問小學實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眾編類來偶無此耳

右實明倫

共四十五章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

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

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

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

乎第五姓倫名字伯魚東漢長陵人今西安府涇陽縣也據東漢制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竟終

也朱子曰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趨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曰如十起與不起

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考倫光武時為會稽太守後官

終司空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

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
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

手乎其性度如此卒村入聲令平聲恚音惠朝並音潮奉音捧汚去聲寬字文

饒漢靈帝時華陰人遽色急遽之色也恚怒也裝嚴謂裝束整齊收之者收其翻汚之羹也按寬

容之量常人所難而倉卒尤不可強觀寬神色不異如此非天資之異則其所養亦深矣○張

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

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

表好去聲湛字子孝漢平陵人今西安府興平縣也矜莊嚴嚴厲性矜嚴而復好禮故其動

止皆有則也幽室無見必修其容所謂不以冥冥惰行也漢以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共

治長安城中儀型表式也建武初為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

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

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

所宜盡禮何謂輕哉馮翊音平亦建武漢光武年號左馮翊屬今陝西跨西

安鳳翔之界寺官署也十簿馮翊屬吏也明府猶言神君蓋尊稱其長之詞按上章劉公以寬和

勝而張公復以矜嚴勝寬和則近於仁矜嚴則近於義其性各有所優也然湛對妻子若嚴君幾於

矜莊過甚矣至望寺門而步則又謙虛善下也斯所以不可及歟○楊震所舉荆

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

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

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遺

位莫音暮。震字伯起。漢安帝時華陰人。累官至太尉。荆州今屬湖廣省。震嘗為州刺史。昌邑縣名。今屬山東萊州府。故人震自謂熊氏曰。明不欺天。幽不欺神。內不欺心。外不欺人。按伯起四知之說。蓋得中庸莫見莫顯成湯顧。○茅容與等輩避。諱。明命之意。幾於聖賢之學矣。

兩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其言。因請寓宿。且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茅容。本名。漢桓帝時陳留人。夷踞。蹲坐也。危坐。以

尻著地而坐也。林宗名。秦太原人。寓宿。借宿也。蓋欲藉以深觀其為人。先輩惟恐失人。其用心如此。○按容當淋雨時。危坐愈恭。心已如見。如承矣。況草蔬食客。殺雞供母。孝尤不可及乎。宜林宗之躡起而拜矣。以上五章。舉漢朝能正心術者五人。第五伯魚善省察。劉文饒善涵養。子孝修整幽室。伯起不欺。暮夜。季偉危坐。愈恭。斯皆慎獨之君子也。○陶侃為廣州刺史。

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莫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甕志勤力。皆此類也。○陶侃字士行。晉明帝時鄱陽人。仕至太尉。廣州今為廣州府。屬廣東省。甕。磚也。時中原陷於劉石。侃欲致力興復。故勇於習勞如此。後為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

人倫終日歛膝危坐。闕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上疏去聲。下疏平聲。人倫猶言儔類。謂於同類深相愛好而無忌嫉也。舊以尚名教釋之。疑非。是人必靜而思慮出。故歛膝危坐。闕外猶言藩屏也。是時晉處江左。以荆楚為國。西門故稱闕外。翰詞也。手答書疏。則達情皆通。引接疎客。則羣材畢至。侃之為此。蓋與復中原之要機也。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白棄也。陰。日陰也。君子進德修業。故惜分陰。德崇業廣。則其益於人者大。而傳於世者遠矣。若逸遊荒醉。德業無一。行則條。死條。生與蟲蟻無異。所謂白棄其命也。諸叅佐

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捕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擄滂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白謂弘達耶。擄。捕音。叅佐。叅謀軍事者。捕。擄。捕。博。局戲。皆以戲賭擄財。者也。浮華。謂虛誕無實。攝。檢束也。亂頭蓬首也。養望。養其虛望也。按晉人以曠達為高士。皆蓬首垢汚。以養望。而侃獨能勤勵如此。得古人終日乾乾。自強不息之意。學者所當勉。師而力行者也。○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

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
 後勃溺南海，照鄰投穎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
 皆如行儉之言。炯音迥，長上聲。王勃字子安，交
 州人。賓王，義烏人。行儉字守約，唐高宗時絳州
 人。當時以四人為必顯遠，故行儉論之。器識器局
 識見也。凡人器局弘深，識趣高遠，則所致功業自
 遠而福祿亦因之。若浮躁淺露，則其器識可知。而
 文藝不足言矣。行儉一言蓋千古，觀人要法。後勃
 省父交趾，渡南海溺死。照鄰以惡疾不愈，投穎水
 死。賓王同李敬業起兵揚州，討武后，不克死。穎水
 在今潁上縣盈川，即今衢州龍游縣所分地也。

○孔戡於為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
 避退怯如懦夫然。戡音堪。戡字君勝，唐憲宗時
 人。孔子三十八世孫，此亦丹書

欲勝義勝之意。夫義利清濁如芝蘭糞穢之異。○
 人能視義如芝蘭，視利如糞穢，則其取舍決矣。○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
 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為丈，皆許納拜。未
 嘗笑語欵洽。外藩謂節度使，取屏蔽之義也。門得
 賓掌書記者也。納拜謂受其子拜。欵洽，親洽也。以
 其父行故不敢輕笑語為親洽。按幕賓後世所簡
 賤者，而待之如此，則○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
 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既
 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三為大
 鎮謂嘗

為山南劍南天平三道節度使也。公退，公事畢而
 退休也。端，拱束帶敬也。無良馬，不熏香，儉也。不釋

也。卷。勤。家法。句。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賊吏。

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卹孤。有永旱。必先期假貸。

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貰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

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

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為選婿。出俸金

為資裝嫁之。貫音世。傳去聲。帑音倘。藏去聲。上為

法。貸。寬也。假貸。謂以錢穀借之。廩。如廩給之。廩。謂

給散軍食也。一云如餼廩之廩。謂胥徒上食。皆可

通。貫。除也。館。客舍。傳。馬驛。犒。勞也。食儲。指米穀。帑

藏。指金帛衣纓。猶言簪纓宦家也。按不奏祥瑞。則

則門諛除。不度僧道。則異端斥。不貸賊吏。則貪墨

懲。濟貧卹孤。則無告有資。水旱假貸。則凶荒不害

軍食精豐。則戰士奮。逋租貰免。則窮民安。館傳宴

犒。增盛。則賓客歸懷。儲帑盈於始。至。則又樽節。有

素。不私其用。致然。蓋真政事之才矣。要其本原。則

在平居。以禮律身。不事華侈。而精勤於學。是以施

之政事。至於周密如此。若嫁宦家孤貧女。則又仁

人之心矣。此上自晉迄唐。舉正心術者。九人。陶

士。行朝夕。運筭。所務者。勤。裴守約。以器識觀人。所

見者大。凡君勝明。辨義利。故勇怯與人殊。柳起之

心存謙謹。故卽幕賓。教子有嘉禮。至諭蒙。端拱之

讀書施之。政事無不善。其又明體而達用者乎。○

柳玘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

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

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

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相去聲。女音汝。復扶

唐文宗時相。掌利權。謂其兼度支鹽鐵權茶諸使。竇氏女。淮女嫁於竇氏也。其釵奇麗淫巧。故稱妖物。禍必隨者。以天道惡盈。且人心所會。競耳。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

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

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球音求。

婚姻會。因婚姻而燕會也。外郎。官名。若今員外。馮為賈相餽門人。最密。賈

有蒼頭頰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

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

竟不知其由。餽音速。浹音接。飲去聲。下為去聲。色為中。故稱蒼頭。勗。戒救也。球以奴張威福。恐累其主。故戒救之。浹。周也。浹旬。周十日也。地黃。藥名。

酒。能養血。以惡球。戒救。又恐其以情告主。故遣青衣假餽命。飲之。而實以毒酒殺之也。又明年。王賈皆遭禍。遣禍。謂為官者。仇上。良所殺也。噫。士以珍玩奇貨

為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

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

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

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

可得乎。廡音武。知言。知理之言也。恩權隆赫。羣

盡心於餽也。奴。日。臧。婢。日。獲。指蒼頭也。門客。謂馮球。廡。堂。下。周。屋。也。此雖一事。作戒

數端。熊氏曰。珍玩奇貨。不可貪。一戒也。恩權隆赫。不可恃。二戒也。縱妻貪贖。三戒也。正言不能

善行。實敬身。

善行。實敬身。

保身四戒也。臧獲害門客。惜然不知。五戒也。○按
姓以其權茶爭投瓦礫擊之。至暴屍不得收葬。自
古宰相得禍之酷。未有如淮餽者。要由貪戀權利。
有以致之。凡人心術之微。苟一動於此。則去淮餽之禍。不遠矣。○王文正公。句發
解南省廷試。句皆為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
一生弊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解冠。並去聲。著音酌。○公名曾。字孝先。宋青州益
都人。真宗時為相。封沂公。發解。指由鄉而貢。鄉試
也。南省。猶言南宮會試也。廷試。殿試也。凡
志有公私之異。不在溫飽。則在安天下矣。○范文
正公少有次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
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少去聲。樂音維。○富貴無所慕。貧賤無所厭。毀譽不加喜怒。得失不為欣戚。惟天下未安則憂。故曰先天下而憂。天下已安則樂。故曰後天下而樂。憂樂不繫一已。而繫於天下。蓋仁人之心如此。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自信者自守其正。凡去就從違皆揆之於義。不計利害為趨捨也。盡其方。謂盡所當為之道。苟者。微倖以望其成也。盡盡所當為而成。否弗計。此與諸葛武侯成敗利鈍非臣逆。○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凡自欺者皆勿為。故無不可對人言。○此

三章明心術之要也。誠能不存，溫飽如沂公先
後樂如文正，無一毫不可對人言，如司馬溫公
則可謂包含弘大，磊落光明，而稱不世之偉人矣。
○管寧嘗坐一木榻，積

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股音古

凡七章舉古人敬身威儀之則也。寧字幼安，北海
人。係今青州臨朐縣。漢末避亂，浮海居遼東。凡三

十三年，乃還郡。卒年八十四。箕股謂兩展其股狀
如箕也。古人危坐如跪，故當膝處皆穿。觀其五十

餘年兀坐如此，則
心之不動可知矣。○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

心養性為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

無倚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

華，聲伎遊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少好
俱去

聲窘，羣上聲，俚音里，伎音忌。○治心收其放心也。

養性，養其德性也。窘，迫促也。俚，鄙俗也。聲歌吹也。

伎，巧戲也。奇玩，奇物可玩弄者。自寡嗜慾以下，言
其外無妄為，自世利紛華以下，言其內無妄好。治

心養性，莫
過是矣。○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

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塑音素。端坐如泥塑，陰

之舒也。所謂全體渾然，陰
陽合德者，先生近之矣。○明道先生作字時甚

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作字敬亦慎威
儀之一端。觀小

以知大也。朱子曰。
此亦可以收放心。○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

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

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忠定元城器之先生，謚
人有妄心，故形於言。妄

語既除則妄心自戢所謂制外以養其中也朱子曰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欺也

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易音異隱掣肘音徹帚盾汝允切下行去聲。操曲曰隱。正方曰括。皆制木之器。此借以為檢點言行之喻。掣率也。肘臂節也。掣肘事見家語。矛盾事見韓非子。此借以為言行相違之喻。力行七年蓋其省克之嚴久而不懈如此。

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敬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敬竦音欺聳。不動不移由其立志堅凝而然也。按劉公於哲宗時抗疏

竹章惇斥嶺表凡烟瘴遠惡地無不歷惇屢嗾其黨殺之卒不死文忠蘇公稱為真鐵漢蓋即與客坐談時固先有以養成之矣

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

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諡節孝先生

生理本直人以迂曲害之心直則可對於上帝矣。朱子曰：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為惡也。按：君子威儀之善，實與內之心術相通。幼安當膝皆穿，明道端如泥塑。元城肩背竦直，即古人坐如尸之意。其外如此，其中可知。合之，正獻公淡然無所好，溫公仲車誠而無邪心。非皆不愧幽明者歟。固未可以威儀之末視之矣。

○文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絜潔同長音丈

儉不華靡也潔不垢污也長物猶言善物或謂餘剩之意皆言其貧也黃白麻絲自然之色青碧則加染造矣以下共七章詳古人敬身之衣服飲食而并及於宮室器用蓋復推而廣之也

柳玘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

羹藜夕食齏菹匏而已

藜音恣高氏兄弟史不詳其何地人俱元和中登

進士長銖次錯俱官至吏部侍郎速召也。不家貴顯而自奉寒儉如此能長有其家必矣。考銖錯之子又皆官至禮部侍郎也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邱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

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輔廳事誠

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公名沆字太初相宋真宗卒諡文靖

肥鄉人今隸北直廣平府第宅也封邱宋都城門名廳前堂也曰廳事者廳以治事故也旋迴轉也太祝奉禮皆世廕之官按文靖隘其居第與漢蕭何不治垣屋之意同

○張文節公

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

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

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眾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

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

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

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相易並去

聲。公名知白。字用晦。今河間府滄州人。相宋仁宗。文節其諡也。河陽。今懷慶府孟縣也。掌書記。府佐貳之官。宋時位通判之下。公孫漢丞相。公孫弘也。嘗為布被。汲黯曰。弘俸祿多。而為布被。此詐也。或疑文節矯為儉約。故引是規之。異於今日。謂失位也。頓。遽也。按得失如循環。存亡如晝夜。必然之理耳。身存常念其亡。居位常懷乎去。文節之慮遠矣。○溫公曰。先公為羣牧

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

物薄而情厚。

梨音離。柿時上聲。羹音慈。數音朔。溫公父名池。羣牧判官。官名蓋主。閉

牧之事者。酒果肴器皆儉。故會可數而禮勤。禮勤則物薄而情厚矣。近日士大夫家。

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名品。器皿非滿案。

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

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

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鮮上聲。

內法。宮內造酒法也。酒果肴器皆奢。物雖豐。而不可以數會。則禮反疎。情反薄矣。而世風日以奢。人情日以蕩。物力日以屈。故欲導風俗之儉。必先絕宴客之多。然後可為也。○溫公曰。吾

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兒

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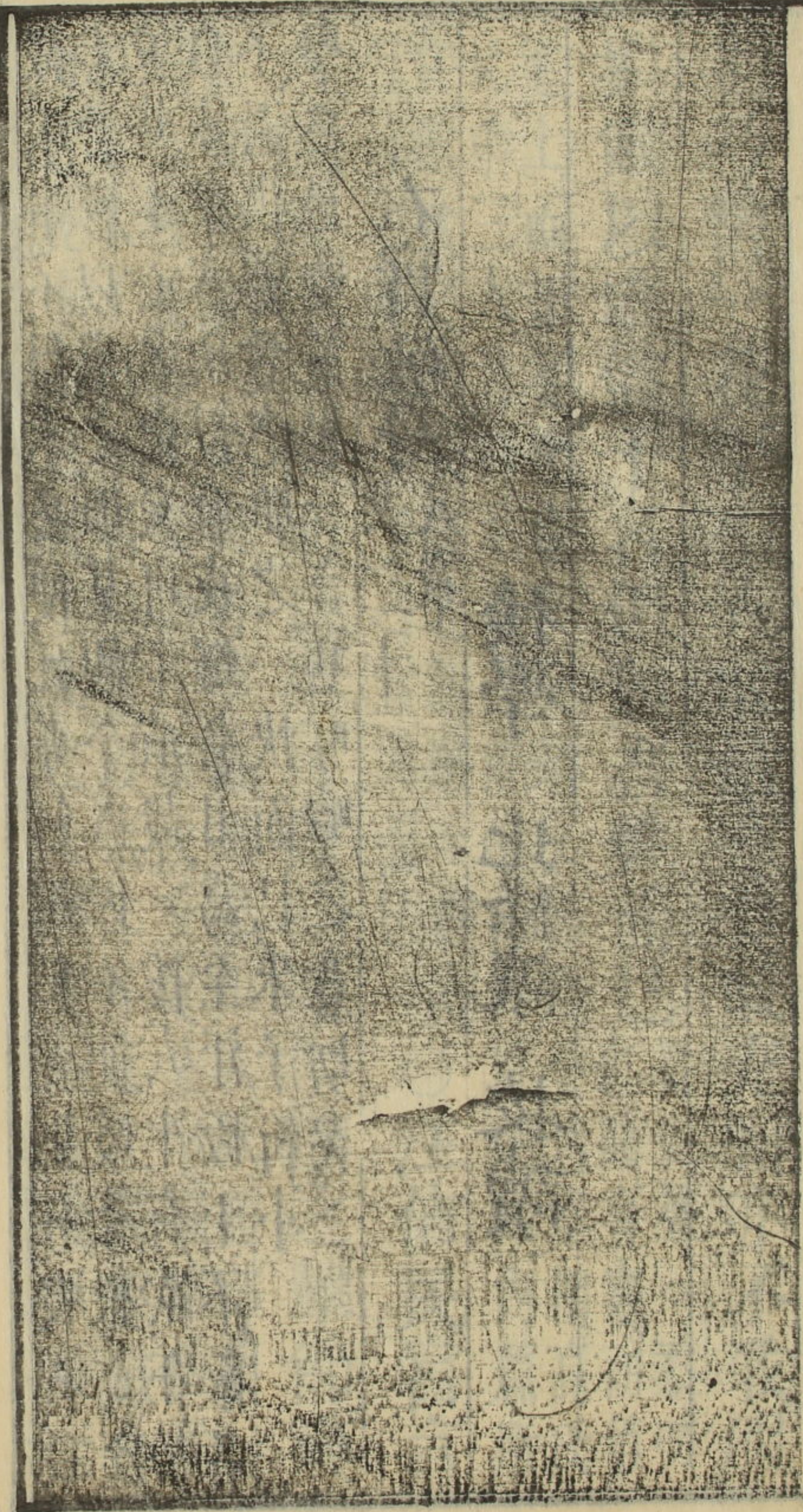
長上聲。忝。叨也。聞喜宴。初第也。聞喜宴。初第也。聞喜宴。初第也。聞喜宴。初第也。

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咬作齧。信民名。革。撫州臨川人。試禮部第一。分教長沙。年僅四十。康侯。文定公字。擊節。猶言拍案。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况衣食外物。至

微末事。不得未必便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按人生有欲。在於自奉。世人所以晝夜蠅營。甘為至汗極下。不辭者。不過供饕餮恣睢之一快而已。朱子輯小學。終於咬菜根一言。其叮嚀之意切矣。

右實敬身 共二十一章

後學 北條讓 按讀



福山藩歲寒堂藏板

新乘物町

鶴屋金助

池端仲町

岡村庄助

本石町十軒店

英平吉

江戸發行書舖

嗟峨樵歌 一冊

徽山三觀

合刺二冊

歸省詩囊

三書既刊行

